



《乡居三咏》 张武扬

西江月·杂忆寄友

枝暖蝉声幽径，轻霞旧韵啼莺。笑嗔童稚捉蜻蜓，花杪东篱鹭影。

梅煮流光闲静，初收细雨阴晴。新茶淡墨写苍藤，吹透帘栊诗赠。

四犯令·初夏有作

笋蕨奇鲜云水外，唤客荆篮卖。翠苣甜菘随地摆。寻翠陌，挑蔬菜。

约略鲈鳞凉拌芥，呼酒包蒲艾。琼雪藕尖初煮蟹。莺乱逐，栖几载。

画堂春·品茶随感

风鸣古柳发新芽，春深小巷飞花。梦痕苔染雀吱喳，寄语谁家。

山色缤纷照眼，溪桥有约烟斜。横霓一抹醉篱笆，得句烹茶。

风物

雨中访佛图山

张爱琴

到访过不少名山大川，看过很多美景。作为从大别山腹地太湖县走出来的我，对于故乡的山水却没有好好游历。这真是印证了那句老话“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”。前些日子，我的一位朋友说起太湖县的佛图寺及佛图山，说风景很美。我记得小时候爷爷的徒弟家就在佛图乡，说很远，很偏僻，也很穷，风景美不美，我不曾去过，不知道。今年五月的一个周末，我专程去访佛图寺与佛图山。

那天，小雨淅淅沥沥，我和家人一起驱车前往佛图寺。顺着山势蜿蜒而上，车子从谷底行至山巅，经陈家岭，过梅河、罗溪、洪畈，抵达花亭湖北岸的寺前镇佛图寺村。一路上翻山越岭，一会儿进峡谷，穿越雾阵云海，一会儿又下到谷底与溪流伴行，看山村人家；一路山光水色美不胜收，但也不时惊心动魄。山中雨也是时断时续，只觉得雾朦胧，山朦胧、水朦胧，恍如仙境。

佛图寺所在的山原称大尖山，又称嵯峨寨，后因佛图寺又称佛图山。山脚下有佛图村，农家散落于寺前河畔，远山雾气迷蒙，若隐若现，佛图寺就在这云缠雾绕的山中。我们一行驱车穿过“蓬莱仙境”石牌坊，顺着山路盘旋而上，路较窄，只容得下一辆车通行，开车的和坐车的都小心翼翼，真有一种朝山敬佛的感觉。到一处山崖，见路边有可停数辆车的宽敞地带，我们估计到了佛图寺边，便停车步行。停车处有个岔道，一条直行往前，一条右转上山。我们望见前方山咀上大树立，树林中有房屋隐隐约约，便往前走，结果发现那是山里人家，导航提示我们返回，于是我们又往回走，到车边发现有一块路牌提示往前行为嵯峨寨，由右边山崖上山为佛图寺，不禁哑然失笑。

由右路上山，路陡峭，旁边山崖岩石上刻有石刻，但是字迹已经模糊难以辨认了。行至数百米，佛图寺及其背靠着的山崖矗立于眼前，寺庙为一进数间的红砖黑瓦建筑，建在半山腰，与山腰上的峭壁岩石融为一体，似乎要倾倒，寺庙不大却也显出几分庄严气势。岩石之上见一石柱擎天，且上粗下细，呈摇摇欲坠之势，这就是天生塔，人称天柱塔。庙宇正中的匾额上面刻有“佛图禅寺”，白底黑字，字迹清雅俊秀。寺庙前有一片空地，上面有挖掘机等建筑工具，庙东边有脚手架，正在盖二层建筑。寺庙与空地落差约有两三米。沿东边小径步行数米，见两石对峙，有一块巨石覆于其上，形成一个天然的石门，门额上刻有“天就门”三个篆体大字。进入门内，巨石覆盖成室，两壁上有许多前人留下的石刻，除“别有天”和明代太湖知县罗汝芳的游记题刻外，大多辨认不清。继续上行，来到寺庙前，但见寺内简单朴素，庙里只有一个年约七旬的居士，他说姓李，来自县内城西乡，在此已经居住了十余年。老人精神矍铄，介绍起佛图寺如数家珍。西晋末年战乱四起，后赵国皇帝石勒四处攻城，屠杀无辜

百姓。西域高僧佛图澄冒死向石勒宣传佛法，坚持劝诫他减少杀戮，得到石勒的敬重。佛图澄途经太湖县时，见此山势嵯峨、幽静，便在此建寺修行，故寺名佛图寺，曾经鼎盛一时，后屡毁屡建。寺前山脚下的小河由此寺得名寺前河，寺前河旁边的小镇名为寺前镇。李老居士指引我们由旁边的小路上山，可以参观披云石、天柱塔、祖师洞、飞来瀑等景点。

天又下起了小雨，小径石阶湿滑。行走数十米，只见一大片裸露的巨石，上刻“披云石、八正桥”。巨石覆盖，无法看清巨石全貌。往下往前即悬崖。沿天柱塔边往东行五分钟，就来到了一天然石洞前，门口刻有“祖师洞”三字。石洞不大，高约一米，深两米，里面塑有佛图澄像，传说佛图澄刚来时曾在此打坐修行。由于周围树林茂盛，又在下雨，洞内显得幽暗。继续往东行，路越来越窄小崎岖，但闻流水淙淙之声，见一瀑布自山顶悬崖飞流而下，溅落在突出岩石上，迸发出万道银线，再次溅落到下边的岩石，化作飞湍流泉，汇入寺前河。清代诗人蔡呈图写的《游佛图寺》诗称赞：“老树修篁曲径开，清幽婉似小蓬莱。空中宝塔擎云天，天上飞泉喷雪飞。”返回时，绕过巨石后面，上得悬崖巨石顶上，但见天柱塔由五块巨石叠成，上大下小，高约十米，似书籍万卷，如仙柱擎天，层层叠叠，高耸欲倾，却顽强不倒，真乃险绝天工也。想起历诗人游佛图寺时写的诗句：“锦石巧留天柱塔，青山应作状元峰”（明代陈时范），“群山高拱佛图孤，却望群山万佛图”（明代马人龙），石塔真是秀杰奇妙，令人遐想联翩。放眼望去，大山连绵，高峰耸立，远处寺前镇房舍道路尽收眼底，山下佛图村房屋错落有致，处处安宁祥和，仿佛人间仙境。

和平的日子才有安宁。听了高僧佛图澄的故事，我更加明白了，倡导人类和平，是我们传承了几千年的传统，从来没有中断过。我们选择原路返回到佛图寺门前，李老居士正在门前的路沿上种花。想到老人十余年清灯独守，我油然而生敬意，老人是在守护着安宁的时光，守护着和平岁月！下山的路上，回望危崖上的天生石塔和佛图寺，似乎传来千百年来“古寺梵钟”，天造石柱石门石景，山中古松修竹，飞瀑流泉，石阶边鱼腥草花谢花开，不禁感叹岁月更替，斗转星移；然而，山还是那座山，那座古寺还守着那柱危石，寺前流水依旧潺潺……



徽州乡野 画里人家 王丽华/摄影

致谢 蔡旋坤

我曾为这篇致谢打过无数次腹稿，在每一个难熬抑或欢愉的时刻，想着要把哪些人哪些事写进来。此刻，坐在办公桌前，万般思绪齐涌心头，却迟迟不愿敲下“致谢”二字。因为我知道，即将写下的这段文字，承载的不仅是我硕士三年的求学岁月，更是一封学生时代的告别信。

“海压竹枝低复举，风吹山角晦还明”。求学二十余载，这一路跌宕起伏、迂回曲折，既有鲜花也有荆棘，既有阳光也有乌云。纵使是一叶扁舟，亦具有不可低估的决心与力量。

师者如光，微以致远。首先，对吴大雨教授与黄薇教授表达深深的感激之情。三年的时光里，在科研上每一次经历困惑与迷茫的时刻，吴老师都会循循善诱地为我指点迷津。从论文选题、开题到实验推进再到英文写作，都离不开您的鞭策与鼓励。同时，感谢黄老师在学习和生活中提供的悉心指导和无限关怀，照亮了我前进的方向。此外，还要感谢在百忙之中参与论文评阅和毕业答辩的各位专家老师，通过你们专业性的点评与指导，我更加清晰地认识到本职工作的亮点与不足之处。前路漫漫，我将铭记师恩，砥砺前行。

春晖寸草，山高海深。父母之爱子，则为之计深远。感谢我的父母和家人，在我遇到挫折而畏葸不前时，给予我最坚定的信念和最无私的帮助。我深知，是你们给予我前进的勇气，是你们拼尽全力将我举过头顶，让我站在你们的肩上看你们未曾见

过的风景。难以为报，唯有万般努力才能成为你们的骄傲。

山水一程，三生有幸。既然要写“致谢”，就要写学生时代最棒的兄弟刘安国、杜字风和朱俊友，那些一起打篮球、泡图书馆、吃饭聊天的画面历历在目；要写实验室中每一位给予我支持的同门、师兄师姐和师弟师妹们，无数珍贵美好的瞬间令人难忘；要写始终站在我身旁的室友们，永远怀念那些年林荫路上无话不说的我们。“感谢所有为我亮起的灯，在我丧气之时，总是仗义地过来按我的门铃。”愿未来大家都能披荆斩棘、乘风破浪，在属于自己的领域里闪闪发光。“一切终将黯淡，唯有被爱的目光镀过金的日子，在岁月的深谷里永远闪着光芒。”感谢自己即使身处至暗的时刻也仍有对抗冰川的勇气。多年之后，等书页上曾经醍醐灌顶的字字句句都褪色，等回忆中让人流下热泪的可爱脸庞都模糊，等所有此刻的思绪和心情如同沙粒扬起，又消失不见，我相信，那时的自己可以目光炯炯地告诉世人——凡所经历，皆成性格。此间翻山而过，不求今后皆能明月清风，惟愿“天涯踏尽红尘，依然一笑作春温。”